主编 / 计红梅 编辑 / 张思玮 校对 / 马改平 Tel:(010)62580616 E-mail:hmji@stimes.cn

如何看待“科研圈子文化”

■刘庆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到“反对科研领域‘圈子’文化”，并列出若干“科研圈子文化”表现。

“科研圈子文化”是一个老话题。其实，在国际同行之间也存在科研或学术圈子，当然通常没有演变成为一种“圈子文化”。因为作为相对比较纯粹的学术同行圈子，来自不同国度，文化背景差异大，尤其是强调“个性色彩”的欧美国家，难以形成具有共同认知的“文化”。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社会公众依据各自需求形成各种规模的特色圈子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应该盲目谴责。因为虽然以各自利益和诉求形成了圈子，但不一定能形成文化。而“圈子文化”应当属于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圈子，例如以学者组成的“科研圈子”。当然，这类圈子，尤其是“科研圈子文化”的社会表现极其复杂，良莠不齐。鉴于此，国家相关部门发文要求学术同仁纯洁各自的“科研圈子文化”，规范圈子成员的道德行为，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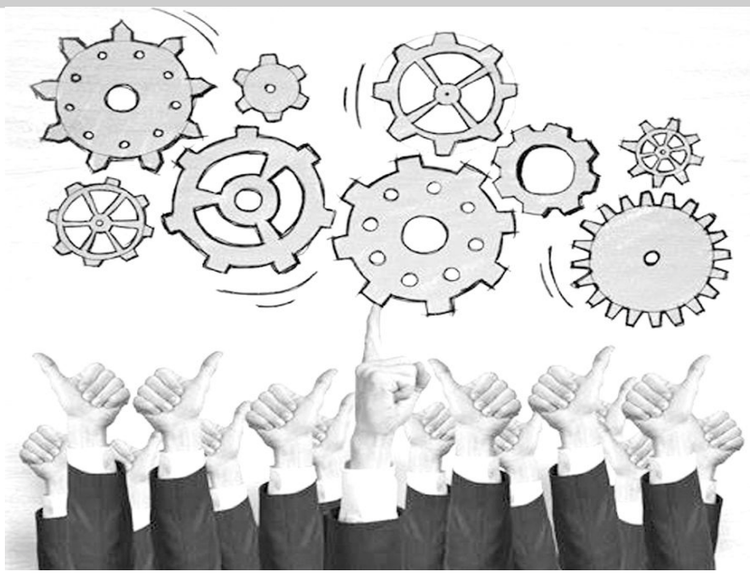
我们反对“科研圈子文化”，自然是指那些缺乏道德底线的、丑陋的“科研圈子文化”。由于这类“圈子”具有文化色彩，它对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不可小觑。这种“科研圈子文化”主要体现在：1.为国家科技部门“出谋划策”时带有明显个人圈子私利。这种“圈子私利”一方面不能为国家管理部门决策提供正确的谋略，另一方面也打击和践踏了学术共同体的正气。2.这类“科研圈子文化”严重干扰各级“人才项目”“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的评审，明目张胆或暗中操作关照自己所在圈子的利益，人为制造科技领域的社会不公平，严重干扰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3.“科研圈子文化”造成了学术论文评审过程乱象丛生。学术论文是科技知识的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是广大科技人员学习同行先进思想和技术的重要途径。如果由于“科研圈子文化”干扰产生一些劣质论文，将误导学术同行，尤其是那些正处在学术成长过程的年轻学子。

其实，评价和判断那些是否受到不良“科研圈子文化”影响的成果不难。尤其是那些圈子的“圈主们”，他们把持了很多项目评审过程的发言权，出现了一些明显低劣的项目竟然顺利通过的现象。虽然我们科技管理部门一直推行回避和黑名单制度，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例如，当某些评审结果公布时，一些明显不符合条件的人和成果获得通过，这时人们自然会责问为什么。如果是学生的科研成果，社会公众一定会将其归结于他导师的圈子，这就是公示的力量。

记得有一次学校学术委员会中期考核学校“特聘教授”时，我断然否决了我所在学院一位“特聘教授”，导致他提前结束聘期。因为这位“特聘教授”在岗期间没有任何显著成果。他也许怀着侥幸心理，以为中期考核会走过场。为此，一位副院长对我还有一点意见，但是他知道我是为学院发展着想也没有过多责备。

“科研圈子文化”并不具有中国特色，它属于学术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向世界先进国家学术机构那些具有较好自律行为的同行们学习。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教授在课题组成员提交论文评审结果出来后，就告诫课题组那些被拒论文的成员：“不要责怪评审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的论文为什么被拒？”

10 多年前，我曾给湖北省相关部门领导写信建议，大学校级领导不要担任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不要主持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项目。



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投入大学管理服务。后来，有位领导很重视，委托湖北省相关部门负责人专程前来我的办公室听取意见。

记得当时他们和我说过一个有趣和无奈的事情：有一年他们邀请一所大学的一位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出任省级科技奖励评委，而恰巧当年这位教授所在学院院长申报了一项科技奖，并叮嘱这位教授一定要在评审会上“做工作”，确保院长奖励能顺利“拿下”。但事与愿违，院长的项目落选，院长责怪教授没有“做工作”，后来这位教授干脆向省科技奖励管理单位提出，以后不参加省里的科技奖励评审了。

我认为，政府治理“科研圈子文化”应该下猛药，就像治理大气雾霾那样要打持久战。当下“科研圈子文化”治理既需要进一步规范科技管理部门成员的道德与职业行为，也需要净化“科研圈子文化”的主体——广大科研从业人员。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所说，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而是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从心里看不起。

http://blog.sciencenet.cn/u/lqs321

i 视点

失去信任，师生关系只能渐行渐远

■张忆文

前几天，查看 QQ 空间，无意中发现同事写的日志，才知道了他被学生投诉的事情。该同事对教学认真负责，竟然被投诉，让我大感意外。不过再仔细想想，也实属正常，因为前不久，我还被学生当面骂过。

这就不由得让我想起师生关系这一恒久不变的话题。如今的师生关系已经大不如以前，甚至已发生质的变化，不再是以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型，更不是“亲密无间，良师益友”型，而更多像是“顾客与卖家”“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学生花钱上学，教师用自己的知识为学生服务。在自媒体流行的当下，新型师生关系中老师往往处于弱势。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道德绑架，就会被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的唾沫淹死，还会给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带来无尽的烦恼。下面分享三个事件，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大学师生关系的信任危机。

第一，丢失卷子事件。正常的期末考试，个别同学的卷子出现“丢失”，然后教师按照缺考处理，学生只能重修。这时候问题出现了，教师说学生没有来考试肯定没有卷子，当然按照缺考处理。而学生咬定说自己来考试，卷子丢失是老师的过错，老师得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教师深知教学事故的严重性，在考场定会数清卷子份数才离场，一般不会丢失学生试卷。为了避免同样的事件重演，也为了保护自己，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要求考生在考场当场签字。

第二，平时分事件。去年一个同事上课多次点名，其中有一位学生都没有答“到”，一学期下来累计旷课三次，所以该同学的平时分被同事扣了 30 分。在期末考试成绩公布时，该学生就找到该同事，并质问为什么他的平时分成绩这么低、直接导致他的绩点下降、影响其保研。同事告诉这个学生是因其多次旷课，而该同学铁定地说每节课都来，而且还找了几个同学来证明他没有旷课，要求给他改成绩，而一旦改成绩就可能被认定为教学事故。尽管上课教室有监控，但要从第一节课查到最后一节课，这绝对是一件苦差事，耗不起。最后同事冒着被认定教学事故的风险，给他去改成绩，好在被教务处驳回，说平时成绩不能修改。为了避免同样的事件重演，所以老师在点名的时候都记录详细的日期，且规定凡是连续叫名字三次未签“到”，不管你是否来上课，都按照旷课处理；当然对提交的作业也得做详细记录，虽然这无形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但可以保护自己。

第三，查成绩事件。去年，同事就遇到几个同学要求查成绩，当时同事比较担心，以为成绩弄错了，赶紧自己先自查一下，看是否有问题。查后一看成绩正确无误，试卷批改也没有问题。几个同学查后，同事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都是平时上课不认真，而且考试经常挂科。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虽然查了成绩，但只能铩羽而归。

以上三个事件中都有一个共性问题，师生之间缺失信任，甚至学生有点无理取闹。如果师生之间相互信任，上述的事件完全可以避免，教师也没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

人无信无以立。有谁会想到在洁白的“象牙塔”中，最单纯的师生关系中的信任却逐渐在流失，换来的是冷冰冰规避风险的规章制度。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悲哀。失去信任，师生关系只能渐行渐远。

http://blog.sciencenet.cn/u/zywsict

SCI 影响因子与论文原创性

■于剑

为了客观评价科研人员的绩效，全世界的大多数科研机构都采用 SCI 作为评价手段之一。文章发表在高影响因子学术杂志上，给科研人员带来的好处很多，近期的有毕业、晋职、涨薪，远期的有项目、奖励。

虽然用文章发表杂志的 SCI 影响因子来评价研究人员的科研质量是世界通则，但是否合理值得研究。2013 年美国《旧金山宣言》已经指出，SCI 杂志影响因子不适合用来评价研究者的学术贡献。道理何在呢？

这得从 SCI 的设计原理说起。SCI 是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是用来统计每篇 SCI 收录文章被其他 SCI 收录文章所引用的情况。简单地说，就是一篇 SCI 文章发表之后，有多少篇 SCI 文章引用它。通常文章被引用次数越高越好。

SCI 杂志影响因子是用来评价学术杂志的学术影响力的。其计算方式是统计近三年期刊所有发表论文的总引用次数除以发表论文总数。简单地说，即该杂志近三年发表每篇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即是该杂志的影响因子，通常是杂志影响因子越高越好。

针对研究者个人，由 SCI 可以导出后来提出的 H 指标。所谓 H 指标是指：假设某人发了 N 篇文章，将这 N 篇文章按 SCI 引用次数排序，则 H 指标是指小于文章引用次数的最大文章序号。H 指标的假设是 H 越大越好。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 SCI 引用次数、SCI 杂志影响因子还是 H 指标，都与文章的科学价值或者正误都没有直接关系。那所谓的评价到底评价的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SCI 度量的就是文章的引用率，可以部分反映文章的学术影响。用它来讲其他任何故事，比如，说引用率高意味着创新性强、科学价值大，这些都是明显的误导。众所周知，综述文章的引用率一般都远高于非综述类文章，显然不能说综述文章比非综述类更有创新性、更有科学价值。因此，SCI 评价的就是论文引用率，并不能由此反映论文的原创性和科学价值。

SCI 杂志影响因子反映了杂志的宣传力度或营销力度，部分反映了杂志的学术影响力。高影响因子学术杂志比低影响因子杂志宣传力度大，通俗的说法是，文章发表后读者多、见光率高。任何一篇学术论文都希望得到最有力的宣传。因此，学术杂志影响因子作为投稿指南，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宣传力度与创新性或科学价值并不相干。

H 指标用来评估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产出水平。这里的学术产出数量指文章的篇数，学术产出水平指文章的引用次数。显然，H 指标也不能反映创新性与科学价值，但可以说明研究人员的科研写作强度与学术影响力。

总而言之，SCI 主要与文章的写作出版有关。每个杂志对于文章的创新程度都有自己的出版底线。如果文章的创新程度达不到底线，除了综述论文，被发表的可能性很低。但一篇文章的创新性超过了杂志的出版底线，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发表呢？很遗憾，结论是不一定。

当文章的创新性超过了杂志的出版底线之后，文章能不能发表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杂志的宣传和销售。为了有利于杂志的宣传和销售，文章的表达水平，包括叙述的逻辑合理性、语言的表达准确度、问题论述的有趣程度等，就成为文章能否发表的关键因素。一篇创新性很高的文章，如果表达不够好，就不利于杂志的宣传和销售。由于高影响因子杂志竞争激烈，发表在高影响因子学术杂志上的机会并不大，有时只能发表在低影响因子学术杂志，甚至是 SCI 不收录的杂志。因此，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的文章不能说其创新程度高于发表在低影响因子杂志上的文章，但可以说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更有出版价值，可以给杂志带来更多的读者。

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国内研究者的平均水平距离国际水平有较大的差距，很多研究的创新性达不到高影响因子杂志的出版底线。中国整个科技处于追赶世界水平的阶段。引入 SCI 作为评价指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技工作者与国际学术水平的接轨，对于中国科技水平的整体提高，具有非常明显的积极作用。自从将 SCI 评价标准引入以来，中国学者加快了将科研成果总结成 SCI 论文的速度，提高了中国学者发表 SCI 论文的数量。目前，中国的 SCI 论文数量多年排在世界第二，距离世界第一的差距日渐减小。由于 SCI 收录以英文期刊为主，考虑到英语并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因此这一数据极为惊人。所以，不能否认 SCI 评价标准对我国科技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更重要的是，发表的高影响因子文章，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作者供职单位的知名度。影响因子越高，也就意味着宣传力度越大。一个单位发表的高影响因子文章越多，得到大力度宣传的机会就越多。SCI 引用数对于作者的供职单位也有同样的宣传效果。因此，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对作者及其供职单位是典型的双赢。这大大增加了科研院所使用 SCI 及其相关指标评价科研人员的动力。

但时至今日，SCI 作为评价指标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水平已经非常接近，有些领域甚至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在此时刻，国家对于科研人员的期待，已经不再是与世界水平同步，而是希望能够领先于世界水平。这就不得不强调科研成果的创新性。

遗憾的是，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SCI 以及由它引出的各种指标都不能用来度量科研的创新性，只能度量出版物的宣传价值。可惜，具有宣传价值与具有创新性不仅不等价，有时甚至南辕北辙。因此，要真正重视科研成果的原创性，必须扬弃 SCI 以及由它引出的各种指标，重新考虑新的考评方式，比如增加本国学术杂志的评价权重等等。不过，考虑到 SCI 以及由它引出的各种指标对于作者和单位带来的巨大宣传利益，扬弃 SCI 以及由它引出的各种指标，也绝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http://blog.sciencenet.cn/u/aipr-jianyu

书生 e 见

一场新老期刊的较量

■马军

“期刊越来越多，投稿也越来越多，而审稿人的积极性和耐心也似乎越来越低。如果哪天论文出版费不能从课题经费报销了，不知道这些收费期刊还能活多久？所以说，老牌期刊要与时俱进，向新期刊学习，这样才有持续的生命力。

现在入职大学当一线教职人员，一般都需要博士学位。而在 15 年前，硕士学位也可以进高校谋得教职岗位的，20 多年前，本科毕业就可以留在高校。可以说，高校对从教人员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了。特别是，现在多数“青椒们”在学术领域都很猛：高影响因子的论文、授权专利（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多项、SCI/EI 论文数量巨多、各种奖项数不胜数。

通常那些传统的老牌期刊每年刊文量较少，录用率相对也较低。为此，有更多的科研人员参与催生了相关领域新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一些期刊经过编委和出版公司的运作，快速挺进 EI/SCI 数据库，部分新期刊影响因子急剧飙升，甚至碾压了该领域的老牌期刊，让老牌期刊的编委和作者望尘莫及。

目前，几乎每一所国内大学都有自己的学报，综合类大学一般有工学版、自然科学版、社科版或者理工综合版。甚至有网友笑称，大学学报就是“自留地”和“救护车”，当前的任务就是留给本校那些着急发论文毕业的师生，当然也是为一些无法在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面临考核困难的教职人员多一个“保险”。

大学的学报一般都挂靠所属大学，多数情况下定位主要是服务本校师生。而一些大学的管理者很有远见和魄力，直接把本校的学报提升为国际知名期刊，利用自己综合大学的各个学科优势创办系列知名国际期刊，这就是创造力。学报的水平和层次一定程度上是大学的综合实力体现，也是宣传学术成果首发权的有利平台窗口。浙江大学所办的系列期刊就是很好的例子。

有人问我，为什么新创办期刊一旦进入 SCI 数据库，其影响因子就“开挂”，而且似乎所有期刊的影响因子都上升了。这个原因很简单，20 年前上班族平均每个月工资 300 元就很好了，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了，平均每个月工资 1 万元都很正常。期刊创办越来越多，发文总量越来越多，参考文献越来越多，总引用量越来越多，再加之出版社的商业行为推动，期刊影响因子能不增加吗？其实，这也是新办期刊和老牌期刊所属出版公司的较量。

在冷兵器时代，士兵们打仗攻城一般都用云梯，甚至直接在城外再筑高城实现居高临下的攻击，达到围歼城池的目的。新办期刊“群殴”老牌期刊是差不多相似的套路，目前各个领域的主流期刊基本被欧美、俄罗斯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所控制。印度一些有头脑的商业公司认真学习埃及伙伴创办 Hindawi 出版社的成功经验，不断创办新期刊，每天不厌其烦地给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人员推送期刊征稿的广告，免费出版或者象征性地收取几十美元的稿件加工费，只要你曾经发表过论文且能在谷歌里搜索到你，那么你就可能被骚扰，邀请你投稿、邀请你加入期刊编委。通常你拉黑一批邮件，又来一批推送新期刊的广告，这些印度出版商很有耐心。

期刊越来越多，投稿也越来越多，而审稿人的积极性和耐心也似乎越来越低。如果哪天论文出版费不能从课题经费报销了，不知道这些收费期刊还能活多久？当然，社会的进步和传承最终要由年轻人来完成的，期刊要有持续的影响力，需要学术和商业的有机融合。老牌期刊要与时俱进，向新期刊学习，这样才有持续的生命力。

http://blog.sciencenet.cn/u/hyperchaos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 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666 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 号 零售价：1.50 元 年价：288 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